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八

□ 12
3110
8



012
3110
卷 8

左傳輯釋卷十一

日南 安井衡 著

宣公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杜無傳賊討國復二
十一月然後得葬

楚子圍鄭

杜前年
盟辰

陵而又微
事晉故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杜晉上軍成陳故
書戰邲鄭地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杜蕭宋附
庸國十

二月無戊寅
寅十一月九日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杜晉衛背盟故大
夫稱入宋華椒

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
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

安正義晉衛曹並皆偽妄華椒承羣
偽之言以誤其國致使宋為盟故

伐陳衛人救之楚人討之伐陳怒楚被伐無救宋雖有
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者為諸國失信而累及椒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杜背清丘
之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一

宮

杜臨與也大

且巷出車吉

杜出車於巷示將

安惠棟云賈逵曰巷出

不降必欲戰也案下鄭復脩城則賈說良是衡案出車於巷城陷將巷

國人

臨守陴者皆哭

杜陴城上僻倪皆哭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

之三月克之

杜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

入自皇門至于達路

杜塗

九軌安正義爾雅云九達謂之達說文作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杜肉袒

日達註九達道似龜背故謂之九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救邑孤

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杜翦削

前好

杜楚鄭世有

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

杜周厲王宣王

若惠顧

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
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泯泯猶滅也
安齊召南云鄭桓公厲王之子宣王始封
厲王鄭之所有出宣王鄭之所自封也衡案福祭祀之餘肉也臣進君賜臣皆謂
之福周禮天官膳夫職曰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是也同好之國未必相饋祭

肉然因其共好

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杜楚滅九國以為

安衡案時楚有

以微福言之耳
鄭伯願比之耳釋文正義戰楚所滅之國疑其不止於九傳遜則謂滅
爾設縣或有分併夫楚滅國亦以為公邑豈盡以封縣公哉夷等也

君之惠

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

也得國無赦

安衡案言必得鄭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庸可幾乎

安釋文幾音冀正義言

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杜退

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杜潘尫楚大夫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

父將中軍

杜伐郤

先穀佐之

杜彙季代

安正義劉炫云傳文皆稱彙子

士勦稱彙季杜或緣此而謫

士會將上軍

杜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

郤克佐之

杜郤缺之子

趙朔將下軍

杜代

欒書佐之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

杜括嬰齊皆趙

鞏朔韓穿為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

杜荀首林父弟

韓厥為司馬

代趙

趙同趙嬰兄

杜

韓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註杜桓子林父楚歸而動不後註杜動兵隨武子曰善註杜武子會

聞用師觀釁而動註杜釁罪安釋文服云釁問也衡案言觀有間隙可乘而後發師服說是也註杜德刑政

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註杜言征伐為有安衡案行此六事不為其有禮也註杜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

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註杜舒今

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註杜讟謗政有經矣註杜荆尸而

舉註杜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註杜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註杜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註杜

舉註杜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註杜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註杜

事不好矣註杜奸犯註杜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註杜宰令尹為

軍行右轅左追蓐註杜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註杜

衡案右左與下前茅中權後勁對言則亦謂左右軍非車左右傳遜云楚令其三軍為五部是也轅謂將車之轅凡士卒進退從將車轅所向故右轅言從將車進退下

前茅慮無註杜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踞伏皆持以緝

中權後註杜安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戢而備註杜戒勅令註杜安

勦註杜中軍制謀後註杜以精兵為殿

林堯叟云物即旌旗之物衡案管子兵法篇有三官五章九章三官一曰鼓鼓所以

立兵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止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

令之數三曰教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

誠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

則行山九曰舉龍章則戴食而註杜能用典矣其若之舉也註杜內姓選於親外

姓選於舊註杜並用註杜安衡案內姓同德選取故舊言其厚親舊也註杜舉不失德賞不

失勞老有加惠註杜賜老則註杜不計勞註杜旅有施舍註杜以惠舍不勞役註杜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註杜別也註杜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註杜成儀有註杜禮不逆矣德

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左傳卷之十一

左傳卷之十一

軍之善政也，無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杜昧昏亂，經法也。

子姑整軍而經

武乎？

杜姑且也。

衡案，經武謂以法治武事。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無弱也。

杜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吳仲之後。

洵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

杜洵，詩頌篇名，鏖，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時昧者惡積而後取之。

者昧也。

杜者，致也，致討於昧。

安正義，此不云攻昧而

云者，昧者以洵詩之意，言養紂而不言伐紂，不得謂之攻昧，故緣詩之意，言致之於昧，然後攻之，衡案，上引古言，故云無弱攻昧，下言處時事，故云撫弱者昧，此者昧謂武王養紂致之於昧，則下者昧謂致楚於昧，今示之弱楚勢必張勢張必驕驕則失道是致之於昧也，知變無為撫則知變攻為者之意矣，或據下二者疑上攻當作者。

武曰：無競惟烈。

杜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

撫弱者昧，以

以務烈所可也。

杜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

彘子曰：不可。

杜彘子，晉所以先敵。

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

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

杜非文命為

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

杜佐彘子所帥也。

濟渡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

杜莊子荀首。

周易有之，在師

杜坎下坤

之臨

杜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杜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

事順成爲臧，逆爲否。

杜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

衆散爲

弱

杜坎爲衆，今變爲兌，兌柔弱。

川壅爲澤。

杜坎爲川，今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杜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

杜也，故謂之律，如已猶言從已，謂從帥令而不逆，即上文執事順成之意也，從帥爲臧，否臧猶不臧也，不臧則律且竭而敗矣，杜斷故曰律三字向下，既非又專論對象而不言事理，此其蔽耳，衡案，言有律當從律，而今以從已也，是律不爲用，故曰律否臧，上文師出以律句，否臧凶句，此以律否臧爲句者，上文否臧即律否臧，承上文文，此無上句，故補律字以明文意，竭涸也，坎變爲兌，兌無律象，是不止律否臧，且竭盡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因上文竭字，復說川澤，以已通言水之於川澤，當滿盈而已竭，盡是無他，乃天塞且散，漫不整，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杜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不行之謂臨

杜安衡案，臨者，在高視卑之名，在則竭涸也。

杜安高視卑，阻必在前，不可以行。

故不行 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杜譬彘子之違安衡案

而不從是下臨其上而不杜果遇必敗杜敵遇杜彘子尸之杜禍杜主此安正

服皮亦云此禍又引易帥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

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帥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案下

句云雖免而歸則謂彘子當在陳而死師卦有輿尸之杜雖免而歸必有天咎

語其言尸之或容有此意衡案尸猶死也服說得之杜雖免而歸必有天咎

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

也杜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杜捷成安陸榮云逸

也杜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杜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杜也杜捷成安陸榮云逸

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杜卿同罪不得獨

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杜北地杜沈尹將中軍杜沈或作寢

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杜子反公

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杜參伍奢

令尹孫叔敖弗欲杜之祖父

衡案或作杜叔孫敖非

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

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

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及旆杜迴車南鄉旆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

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杜愎很

帥者專行不獲杜行而不得杜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杜聽彘子趙同

無上令眾安衡案聽而無上與上盈而以竭文法正同無者蔑之也言佐以下當

不知所從註聽於帥而無蔑之士眾將誰適從也晉人不聽於帥者眾趙括趙同

魏錡趙旆之屬皆是故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又曰其三帥者專

此行也

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

之次子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杜熒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

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

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杜承繼

楚師必敗

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庸以來註杜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註杜

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註杜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註杜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

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註杜筆路藍縷以啓山林註杜

君筆路紫車藍縷敝衣安正義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惠棟云方言引作縷縷

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說文曰縷謂之縷縷縷無緣也馬宗璉云方言云南楚

凡人貧衣被醜或謂之縷縷以布而無緣敝而紕之謂之縷縷縷縷被也

緣縷亦無緣故說文比而同之其實當以布而無緣敝而紕之為正說縷縷通而

紕之其縷外著改謂之縷縷耳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註杜先

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徵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註杜其君之戎分為二廣註杜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註杜

二十五人安惠棟云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為卒言廣有一卒為承也五

為承副註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為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

偏之兩揀謹察禮說言杜氏據司馬法以釋偏兩之法司馬穰苴齊湣王時人其所

論兵法與周制異且與左傳乖牾不合當從服虔之說王引之云杜解偏字兩字皆

失其指服解偏字是也而解兩字則非今案卒偏之兩者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兩

偏則一卒故曰卒偏之兩言一卒之數乃偏之兩也偏五十人兩之則百人欲明卒

是百人故曰卒偏之兩耳衡案之猶與也廣有一卒者左右廣各有一卒為承也卒

偏之兩者一卒又有偏與兩為承也然則一廣有為承者百七十五人方足承以彌

縫其闕矣服云承有偏偏有兩則亦讀之為與但以兩為偏承乃其微誤王云偏之

兩欲明卒是百人夫百人為卒周制也當時之人誰不知之周禮及不言偏晉人既

不知卒之為百人何以獨知偏之為五十人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

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註杜內官逆官註安衡案數數漏刻

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註杜師叔潘旭為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

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

屬又何侯必從彘子註杜得屬知李莊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註杜也原趙同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一

屏趙括

趙莊子曰樂伯善哉

杜莊子趙朔

實其言必長晉國

杜實猶

徒黨也

楚少宰如晉師

杜少宰

曰寡君少遭閔凶

不能文

杜閱憂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杜二先君楚

將鄭是

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杜淹留

隨季對曰昔平王

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杜李遵

寡君使君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

杜候人謂伺

敢拜君命之辱

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杜言誤

寡君使群臣

遷大國之迹於鄭

杜遷徙

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杜有期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單車挑戰又示不欲

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杜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衡索鄭以致為必戰之志於彼社讀如

致人不致於人之致傳云致晉師

則杜注為勝正義混而一之非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靡旌驅疾

安

鄭玄云摩迫也軍壁曰壘焦循云莊十年傳望其旗靡靡者表倚也

也摩迫也

皆以車言故釋靡旌為疾驅竊謂靡旌摩壘連讀言靡旌與壘相切摩也

左車左也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矢之善者

徐云或作柶惠棟云鄭康成引作柶徐仙民曰兩或作柶柶此則兩本柶字故服杜訓為柶古文省故作兩邵寶以為掉兩馬之鞅非也衡索周禮環人注引作柶馬本

或以木作柶非惠所據乃誤本耳柶本義為整故

賈疏云猶柶也掉搖也振也故賈疏云猶正也

壘折敵

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

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

與於前射麋麗龜

晉艸癸當其後使攝叔奉

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艸癸止之曰

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

杜錡魏驥子欲

為公族大夫

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

杜錡魏驥子欲

為公族大夫

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杜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

黨命去之杜叔黨潘黨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杜旃趙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

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杜獻子

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

矣杜乘猶安陸祭云乘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

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杜徹去

彘子不可杜不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杜帥將也覆

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

既逐魏錡杜言魏錡見安衡案上文與魏錡皆命而往在其請戰而還之後

以視卻獻子二憾往趙旃夜至於楚軍杜二人雖俱受命而行席於軍

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杜布席坐示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

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杜說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

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杜楚王更迭載之乙卯

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杜

也使輓車逆之杜輓車兵安正義服虔云輓車屯守之車衡案晉人潘

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

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

行先人也杜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安衡案此斷章取義謂

別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杜奪敵安王念孫云薄之也本

下曰安釋文搏音博衡案搏本或作搏足利本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

也杜輓車兵安正義服虔云輓車屯守之車衡案晉人潘

也杜輓車兵安正義服虔云輓車屯守之車衡案晉人潘

也杜輓車兵安正義服虔云輓車屯守之車衡案晉人潘

也杜輓車兵安正義服虔云輓車屯守之車衡案晉人潘

也杜輓車兵安正義服虔云輓車屯守之車衡案晉人潘

也杜輓車兵安正義服虔云輓車屯守之車衡案晉人潘

也杜輓車兵安正義服虔云輓車屯守之車衡案晉人潘

也杜輓車兵安正義服虔云輓車屯守之車衡案晉人潘

詩而釋之曰先人也此又引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以明先人之可以制勝然後終
 言之曰薄之可也此四字乃總結上文之詞今本作薄之也則是專釋軍志之文而
 餘文不與焉失其旨矣鈔本北堂書鈔車部一引此正作薄之可也通典兵十五同
 自唐石經始脫可字而各本皆公其誤衡案王說似而非矣此節孫叔先斷而後釋
 之我寧薄人無人薄我是斷之也然後引詩以明戰陳當先人又引軍志以明先人
 之可以奪人之心奪人之心唯以其薄之故云薄之也是轉轅相釋以明寧我薄人
 之意也可也斷辭上既斷之此又斷之無乃重複善文義乎北堂書鈔有可字蓋以
 意增之耳王警見之以為奇證不復顧上下文義遂以有可字為是亦出其好奇之
 弊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
 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註杜兩手註安衡案杜直

言所以可掬蓋先乘船者恐多乘沈舟以兵斷爭舟註杜工尹齊楚大
 攀舫者之指使之不得乘故其指至可掬之多也註杜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註杜

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註杜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註杜夫右拒陳名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註杜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註杜曰

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

藉君靈以濟楚師註杜藉猶假註安衡案靈寵註杜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註杜游車補註安惠棟云游闕洪車闕車也外傳曰我車
註杜關者註安待游車之裂周禮車僕有闕車之俸

從唐侯以為左拒

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註杜駒伯卻克註安惠棟云卻字駒伯克之子

陵之戰范句從文子於軍此其證也王引之云待諸者禦之也時上軍未動故卻克

欲禦楚師士會以寡不敵衆故收軍而退也魯語帥大帥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

語其獨何力以待之章注並云待禦也衡案待即接待故遇人註杜隨季曰楚師方

壯若楚於我吾師必盡註杜萃集註杜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

可乎註杜同奔為分謗註杜殿其卒而退不敗註杜以其所將卒註安傳遜云

以其身為上註杜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

終註杜戶止也軍中易註安顧炎武云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

闕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連馬不敢進倅願煊云小爾雅廣話戶止也戶通

作扈昭十七年傳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注扈止也衡案足利本宋本淳

熙本岳本作戶本註杜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註杜得勝故註安晉人或以廣隊

不能進註杜廣兵註杜楚人甚之脫扃註杜甚教也扃註安陸榮云甚毒也此謂

三傳章句

卷之十一

及下文拔旆皆教人之語故以意解之爾說文引此傳作界云舉也引黃頴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也其義良是疑今文作甚者誤衡案張衡西京賦天啓其心入甚其謀則甚訓教不始於杜矣且作界訓舉下文又甚之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殆不可通甚古文作恣上半與界相似疑說文有誤

投衡乃出

杜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

衡案馬出坑則車軒車軒則旆竿必抵觸後岸車不能出坑故馬便

旋不進拔旆投衡則無所抵觸故出也杜求其說而不得謂旆帆風然傳不言風是日無大風可知若帆微風便不能進其馬弱甚焉在戎馬主力哉旆本或作旆非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

安衡案世傳騎馬始於趙主父然此傳云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分明以是騎蓋主父始制騎戰之法故云始於主父其單騎者先是亦偶有之耳

他馬及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

謂其二子無顧杜趙不欲見顧曰趙使在後杜稱也怨之使下指

朱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杜表所指木皆

重獲在木下杜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縈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杜負羈楚大夫知縈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及還戰廚武子御杜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杜

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策納諸廚子之房杜抽擢也最好衡案矢字句

之廚子之箴也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杜蒲楊柳可董澤之蒲

可勝既乎杜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

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

臣囚之以二者還杜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

軍杜不能成宵濟亦終夜有聲杜言其兵衆安顧炎武云言其軍置

上文云晉之餘師是其兵不衆又云不能軍是無復部伍顧說是也丙辰楚重至於邲杜重輜遂次于衡

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杜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杜積

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文止戈為武杜文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于戈載櫜弓矢

杜戢藏也櫜韜也詩焚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杜肆遂也夏

左傳釋義 卷之十一

大言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安衡案夏毛傳亦訓大蓋取禹域稱夏之義毛常取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註古義解詩下文楚子云保大亦謂保有大國則毛訓夏為大指天下而言箋訓歸為陳是也時是也言我求有又作武其卒章美德者使之陳列其道於是中夏故信王天下而保者之

曰者定爾功

註武頌篇名著致也言其功武王誅紂致定其功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

定

註其二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

註衡案鋪詩作敷箋訓徧釋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似勝杜注惟字本或作維阮元云傳引詩書多從小旁今從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

邦屢豐年

註其六六篇屢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敷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註此武也注是也

使子孫無忘其章註子孫不忘註正義劉焯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註章明功業王念孫云劉說是也凡功

之顯著者謂之章魯語曰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晉語曰以德紀民其章大矣章

則章者正章明功業註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

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

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註也註幾危而安人

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註年荒註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註祀先君告戰勝註武非吾功也註安衡

也功事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

京觀以懲淫慝註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註今罪無所註晉罪無註安陸

所也今問晉罪則無可指處所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

觀乎註安衡案足利本宋本淳熙本岳本如此

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

事而還註安禮所以遂興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

立公子魚臣註安正義此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半與楚取半立公子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也分鄭分鄭國為二以半奉魚臣也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

鄭伯請降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以其私與石制謀耳且二鄭分立國不得一日之安石制雖愚亦必知之故正義以為與楚也履軒著諸經影題率取之臆左傳差佳然謬妄居十之七八今皆不取此說忽見如可說故特舉而正之

君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杜詩曰亂杜也子服石

離瘼矣爰其適歸杜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安衡案鄭箋以亂為

將有憂病者矣亂字讀不連離瘼矣下文云歸於怙亂者也夫謂憂病歸於怙亂者則亂字不連下讀指世亂而言之言世亂則必有憂病者矣此憂病將於何所之歸

乎杜亂離瘼矣杜歸於怙亂者也夫杜禍歸則杜鄭伯許男如楚杜十

四年晉杜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杜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杜在德二杜文公猶有憂色左右

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杜言憂喜安衡案如若杜公曰得臣猶

在憂未歇也杜歌盡杜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杜子玉

公喜而後可知也杜喜見於杜曰莫余毒也已杜是晉再克而楚再

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杜成王至杜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杜警戒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

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杜言晉景所杜冬楚子伐蕭宋華

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

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杜顧炎武云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

遂圍蕭蕭潰傳總序蕭潰之事申公巫臣至遂傳於蕭序楚子賢軍士感悅所以能

傳於蕭明日蕭潰序申叔救無社之事分為三節文不相蒙顧并三節為一節以明

日蕭潰為遂傳於蕭之明日故以此蕭潰為衍不知明日還無社號申叔展之明日

非傳於蕭之明日左氏欲見楚子之賢故詳序圍蕭時之事再言蕭潰耳非衍文也

粗心讀書疑古杜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杜

拊撫慰杜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杜續也言杜遂傳於蕭杜安

衡案傳著也杜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杜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

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

城之杜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杜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

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

展故因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註杜以標濕欲使

無社進泥水中無社不解故 河魚腹疾奈何註杜濕藥將病註安正義如

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 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註杜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註杜叔展又教結茅以表註安衡案若女也申叔

城中必多井不能速認無社所隱故使無社為茅經標已所匿之井城陷委出恐其

為軍人所殺故待已哭井而應之哭井即下文號而出之故杜以為申叔語其說本

不謬履軒謂二句亦無社語是讀若如字遂生此謬說耳 明日蕭潰申叔視

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註杜號哭也傳言註晉原穀宋華椒衛孔

達曹人同盟于清丘註杜原穀註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

其言也註杜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註杜宋為盟故伐陳註杜陳貳於

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註杜衛成公與陳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註杜無傳為註冬晉殺

其大夫先穀註杜書名以註罪討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

其救蕭也註杜救蕭在註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註杜宋討

召之也註杜邲戰不得志故召狄註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

於先穀而殺之註杜衡案先穀有罪矣而言歸罪者邲之役趙同趙括魏錡趙

謂乎註杜盡滅其族為誅已註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註杜清

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

以我說註杜欲自殺註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

丘之盟註杜以責衛

一歸字晉刑之頗自見妙矣

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願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

夫傅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

衡案先穀有罪矣而言歸罪者邲之役趙同趙括魏錡趙

梅亦皆有罪今不罪四人而獨殺先穀故傳云歸罪只下

任

杜尤禦也謂禦

安

王念孫云尤當也襄十四年左傳晉禦其上戎尤其下呂氏春秋離俗篇豈尤責也哉高杜注並云尤當也字通作

仇呂氏春秋土節篇身仇其難高注尤當大國之討謂晉討衛之救陳也十二年宋伐陳衛孔達救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是其證也衛索王說是也大國之討即上文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之討字如杜解以上文討為晉討衛以此討為宋為晉討陳一節之中討字頓殊非也

我則死之

杜為明年殺

孔達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杜書名背盟于大國罪之

夏五月壬申曹

伯壽卒

杜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

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

杜無傳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杜以殺告故免于伐遂

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

矣敢告

杜諸殺大夫亦皆告

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

杜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

使復其位

杜襲父位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

杜晉敗於邲鄭遂屬楚

告於諸

侯蒐焉而還

杜蒐簡閱車馬

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

來鄭人懼使子張伐子良于楚

杜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

鄭伯如楚謀

晉故也

安衛索故

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杜有讓國之禮

楚子使

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

杜申舟無畏

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

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杜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

曰鄭昭宋聳

杜昭明也

聳聳閭也

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犀申舟子以子

託王示必死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

我亡也

杜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

安

衡案過他國當借道今過我而不借道是以我為楚國邊鄙也以我為楚國邊鄙則國非我國

故下承之云鄙我亡也言雖朱亡與亡同杜注是也陸顧諸人駁注訓鄙為輕賤反失之

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

亡一也乃殺之

安

馬宗理云公覽行論篇云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隈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杜投袂也袂袖也

屢及於室皇

杜室皇震門闕

安馬宗理云公覽莊王方削袂聞之曰意投袂而起孔廣森曰削屢及於室皇

不自裁衣袂杜注似長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

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

告高宣子杜注桓子晏嬰父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杜注子家歸父

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杜注為十八年歸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杜注物玉

於是而有庭實旅百杜注主人亦設豆百朝而獻功杜注獻其治國若

於是而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杜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

伯杜注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

共則來報亦備杜注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

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玄纁瓊組羽毛齒革乃得為容貌之物

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衛侯杜

解庭實旅百為主人設豆百品實於庭蓋指致饗於賓而言之然古未有稱饗為

庭實者至威儀容顏令辭稱讚乃人事非物品顯與傳言誅而薦賄則無及乘其說

不攻而自破當以劉說為正但劉以容貌采章為一類則失之容貌謂珠玉皮組之

屬可制見弁玉佩之類以飾容貌物采章謂謂毛丹漆之屬可飾車服旌旗之類以

分貴賤等級物容如佩容真之容貌亦同義容杜注為明年歸父

貌一類采章亦一類劉合二者為一類非也杜注會楚子傳

無及也杜注為進也見責而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杜注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杜注

秦人伐晉杜注無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杜注稱殺

秋螽杜注無仲孫蔑會齊高固于

冬蠃生杜注蠃子以冬生遇寒饑杜注風

不和五稼不豐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註杜終前年傳宋人使樂嬰齊

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註杜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註杜所言非安衡案雖鞭之長喻晉之疆不及馬腹言力有所不及喻不可違天與楚爭也天

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註杜度時制宜

川澤納汙註杜受汙山藪藏疾註杜山有林藪安陸祭云藪大澤也一

瑾瑜匿瑕註杜匿亦藏也雖美玉之病也玉之性善惡不相掩此云匿

國君含垢註杜忍垢安釋文垢本或作詬惠棟云淮南子云孝子曰能受國之

待之註杜待楚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註杜反言晉不許三而

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註杜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

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

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註杜

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

無二信註杜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註杜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

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註杜賈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註杜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註杜

申犀誓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

焉王不能答註杜未服宋而去申叔時僕註杜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

必聽命從之註杜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必聽命從之註杜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必聽命從之註杜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必聽命從之註杜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必聽命從之註杜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杜其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守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

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

杜爨炊也雖然城

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杜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

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

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杜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

杜豐舒潞相

豐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杜傷絕異也言有潞相

之諸大夫皆曰不可豐舒有三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

晉侯將伐之

杜才藝勝人者三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

杜僇絕異也言有三

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

杜僇絕異也言有三

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

杜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四也傷其君

杜傷絕異也言有三

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

杜安衛柔茂勉也茲後之

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

杜審其安陸聚云謂政令

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

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為災

地反物為妖

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

故文反正為乏

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

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

舊說為宣公時作洵不誣焉夫國之廢興何時無有蓋衛宣公之時狄一逐黎侯而黎侯後能復其國傳不言者其事小不足載也及鄆舒專政復逐黎侯而奪其地傳言之者重伯宗之言耳且詩斷於陳風株林此在其後數年焉得以此黎侯為式微堯丘所詠之黎侯哉

命耳豈謂政令乎

易節

杜羣物

杜失性

杜文

杜字

杜縣也書癸卯從赴

杜安惠棟云注云廣平

劉昭案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馬宗璉云杜注曲梁在廣平蓋公晉侯弟亂行於曲梁而誤彼曲梁在廣平有雞澤可證此曲梁近潞不得遠引廣平之曲梁為據

召氏毛氏爭政註杜王三人皆註杜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註杜子王

捷即王註杜卒立召襄註杜襄召戴註杜安註杜正義卒終也謂後終立之非此時即註杜秋

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註杜地晉註杜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

狄土註杜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註杜衡案陰五年傳吾將略地注云略巡攝巡行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註杜

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註杜晉侯還及雒註杜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註杜武子魏嬖註杜疾病則

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

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註杜亢禦註杜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

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註杜而女註杜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報註杜傳舉此註杜以示教註杜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註杜亦賞士伯以瓜衍

之縣註杜貞子註杜日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註杜桓伯

祇者謂此物也夫註杜周書康誥庸用也祇敬也物事註杜安陸案云物類也衡

為類自注云桓六年傳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宣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昭元年傳

言以知物九年傳事有其物晉語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章社注並曰物類也訓

類為長據下文所說庸庸謂能用用人者斷章取義不獨詩也註杜士伯庸中行伯註杜君信之亦庸

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

周能施也註杜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註杜安衡案鄭箋云乃由能敷

是也註杜始周國註杜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

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註杜劉康公王季子註杜天奪之魄矣

註杜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為註杜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註杜周法民耕

十畝借民力而註杜以豐財也冬蠧生饑幸之也註杜蠧未為災而書之者幸

治之稅不過此註杜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

雖饑猶喜而書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杜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

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七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

杜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維陽宣榭講武屋別在維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

謂屋安正義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齊召南云公羊謂宣王之廟而

軍於是榭故謂之宣榭歟衛索宣王為平王之祖則東選之後亦必立其廟是時親

雖盡或以其有功不毀其廟理容或然若是廟當立之王城不宜立於下都經亦

言榭則非廟也案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馬為齊說亦是

詩云駕言徂東傳釋東為雒邑者就其大名而言之不謂不講武於成周也

秋

郊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杜無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杜鐸辰不書

三月獻狄俘杜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

軍且為大傅

杜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

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

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杜稱舉也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

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杜言善人居位則無不

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安正義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為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為火天

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言之謂之為災聖人重天變故異

其名春秋書災多矣唯此言火耳衛索哀三年經夏五月辛卯桓宮傳曰夏

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然則司鐸人火而踰公宮燒桓僖之廟則書曰

災是雖能本火體而中隔公宮則若自然然故亦謂之

災也疏極明暢惜不引哀三年經傳以證之故特詳之

秋郊伯姬來歸出也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

杜毛召難在前年

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

杜原襄公相禮

武子私問其故

杜享當體薦而殺蘇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

其杜山井鼎云武士宋本作武季今本武子上後人補足季字所技諸本皆無據

字杜注武士會謚季其字不為無據也陳樹華云杜氏為下傳文季氏而出此

注且內外傳文簡稱季季無稱季武子者山井鼎說非也衛索通考杜注例王聞

傳作武子當云武子士會謚必不舍子字而預注下文是利本作武季是也

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杜享則半解其體而安

衛宗體薦豚解也豚解者解為七體春杜薦之所以示共儉安

及兩脅兩肩兩腿也詳見于儀禮注杜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

安正義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膈三肫四胙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脇八

短脇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胾春代胾衛宗膾膾膾膾而頰也

以脩晉國之法杜傳言典禮杜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

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杜公謂諸侯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杜無傳再與

侯申卒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杜夏葬許昭公杜葬蔡文公杜

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杜斷道晉地杜秋公至自會杜無傳

一月壬午公弟叔盼卒杜公傳例曰杜冬十有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杜徵召也欲杜齊頃公帷婦

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跋而登階安正義沈氏引穀梁傳

跋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偃故杜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跋也杜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杜不復渡安衛案言不杜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杜欒京

郤克安倖頤煊云國語齊語衛人出廬於曹章昭注廬寄也釋名釋宮室寄止曰

之介註廬周禮野廬氏鄭注廬賓客行道所舍謂獻子先歸使欒京寄止客舍以

待命于齊衛案使者既歸介無獨留之禮况郤克怒齊侯無禮必杜曰不得齊事

不使介受齊禮待俾釋廬為寄止逆旅是也命謂齊罪笑者之命

無復命矣杜使得齊之杜罪乃復命杜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

又弗許杜私屬家衆也為成杜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杜

晏弱杜及斂孟高固逃歸杜聞郤克杜怒故杜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

楚杜卷楚即杜斷道杜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

偃于温杜執三子不書非卿杜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杜賁皇楚鬬椒之

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安馬宗璉云宰相世系表云河南軹縣南有苗亭案郡

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註國志河內有野王温軹三縣軹有原鄉賁皇為苗邑

大夫時自軹縣往野王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

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杜言及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

之杜皆也齊君恐不得禮杜禮不見也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

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杜安吾若善逆彼

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杜及者高固謂

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杜緩不拘執使得

不能備禮諸杜秋八月晉師還杜惠士奇云晉未嘗出師而云晉師還者豈斷

服諸侯故帥師以會高固知之及斂孟逃歸上傳云討貳也此杜范武子將老杜

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杜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杜子燮其名

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

易者實多

杜易遷安衡案杜讀易為施施移也故云遷怒意謂婦人笑已而遷怒於齊侯也然

耳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杜詩小雅也遄速也

安衡案古之君子怒則有罰喜則有祉曰怒曰祉互杜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

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

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杜多辭也欲使卻子安釋文

又作鳩直是反或音居牛反非也杜爾從二三子唯敬杜二三子晉

卻獻子為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

公子不在曰弟杜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杜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杜夏四月秋

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杜傳例曰自外曰戕邾杜甲戌楚子旅卒杜

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華，備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偽。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杜：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

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我郕子于郕，凡自虐其君曰我，自外曰我。

杜：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滿，戰者卒暴之名。安正義，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世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內虐其君，案正義同，今本皆脫內字，阮元云：案周禮大司馬之職，正義，李善魏都賦注，引傳並有內字，顧炎武云：虐上多內字，誤也。衡案：上句言其君，故云自虐，自虐已之自，不訓從，故不言內，下句不言其君，故云自外，文各有當也。若言自內，其君不近於上，戴聖平正義言自內虐其君者，下句有外字，上句無內字，兩自字異義，故添內字以釋，上自字與下自字異義，非傳有內字而正義訓自為從也。石經誤會正義為傳，本有內字，遂妄增之，所謂名儒不窺者以此類，顧以內字為衍，是也。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

之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

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

失大援者，仲也夫。

臧宣叔怒曰：當

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遂逐東門氏。

子家還

及笙。

壇帷復命於介。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一

循云此壇釋文音善曲禮大夫士云國踰竟為壇位注云壇位除地為位也釋文亦音善皆讀壇為壇也衡案封土為壇除地為壇封土非急遽之時所能辨故此及曲禮皆讀為壇也壇壇音近故古多假借既復命祖括髮杜註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杜註依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左傳輯釋卷十一終

左傳輯釋卷十二

日南安井衡著

成公安名黑肱宣公子諡註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杜註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杜註無傳

無冰杜註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一月而無冰書冬溫三月作丘甲杜註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

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安註公羊高書譏何譏爾始丘使也穀梁赤云作為也丘為甲也兵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胡安國云昔也四丘出三甲今也一丘出一甲顧炎武云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也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魯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一甸之賦萬斯大云通考春秋竊謂此但增甲士而步卒如故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主御間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如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侯叔夏御莊叔

繇房錫為右富父終甥駟乘是也魯畏齊疆車增一甲皆為駟乘因使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其步卒之增則在襄十一年作三軍時也丘甲暫增非為常制衡案傳釋所以作丘甲而不言其制今不可得而考姑舉諸說而折衷之杜謂使一丘出一甲之賦魯本二軍今使丘出甸賦則三倍其舊是二軍為八軍矣氏何以堪之襄十一年作三軍傳云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若此時既作八軍經何待襄十一年始書作三軍作三軍穆子猶慮貢賦之加於舊若作八軍貢賦之加舊當倍蓰於作三軍魯羣臣何無一言及此者也以此推之杜注不改而自破胡知杜注不可通因減其數云一丘出一甲是增舊法三分之一矣周禮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是軍為一萬二千五百人二軍則二萬五千人據司馬法三百三十四甸所出而餘五十人今一甸增一甲二十五人則三百三十四甸所增為八千三百五十人少於一軍四千一百五十人不知此八千三百五十人分配二軍以一軍為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五人邪抑別為一隊以備救援也古人制軍各有所本襄十一年書作三軍則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之法此時未改果如胡說必以八千三百五十人別為一隊矣此何所本而貢賦又不加魯至僅加四千一百五十人以作三軍始慮貢賦加舊此亦何說也沈彤以胡說為是未詳考耳顧所據李說即胡說也蓋故本李說而變其文故人不喻耳蓋李見司馬法與小司徒所說人數不吻合創亦二十五人為甲之說一乘共百人則百二十五乘恰合一軍之數則司馬法亦與小司徒吻合矣然本是強說且言周法不說魯作丘甲顧據以解此經非也至其言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以證魯每乘增一甲二十五人尤屬謬說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卒偏之兩之卒即廣有一卒之卒則廣有一卒之廣亦即分為二廣之廣是廣有一卒謂十五乘有一卒承之一卒又有

偏與承之顧以廣為楚戎車之名故云一乘至用百五十人遂以證魯每乘增一甲何其粗也萬亦本胡說而知襄十一年作三軍之不可通故云丘增一甲士不增步卒而僅增一甲士無所用之乃引富父終甥創每車駟乘之說此亦不然車廣六尺六寸深四尺一車三人各居二尺駟乘則一人居後不便於戰故一車必三人其駟乘者必有故而然長狄異常其力亦必什佰常人時人懼之故其侵陵中國宋魯皆駟乘以禦之蓋以備同車之死非同時皆戰也故唯將車駟乘餘車則否齊雖強特其兵眾耳未必盡如長狄之長且強何必每車駟乘以禦其師也今案古書謂士卒為兵則有之未有以甲為士卒者故公穀皆以為使丘作甲似可徒但穀梁作訓為云丘為甲也則倒經文矣左氏云為齊難故作丘甲其文似謂增士卒故杜以下皆以為為增士卒然率取之臆動礙古法故逸減其數至丘出一甲士而止未見其至當也愚竊謂左氏亦謂作甲司馬法云甲士三人則步卒不被甲今為步卒作甲蓋欲壯其氣以敵齊軍故云為齊難故作丘甲丘如獲乎丘民為天子之丘指凡在野者而言之非四邑為丘之丘也

王師敗績于茅戎杜茅戎戎別種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杜晉地秋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杜平文十七年邾垂之役單襄公

如晉拜成杜單襄公王卿士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杜康公王季子

謝晉為平戎

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註杜叔服周內史 背盟不祥欺大

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

徐吾氏註杜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為齊難故作丘甲註杜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註杜與晉盟懼齊楚 秋王人來告敗註杜經解

所以秋乃書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註杜治完城郭 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

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註杜

也同共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註杜逞解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衡案逞快也凡得心所欲曰逞言有備可

得以破敵矣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

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註杜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 六月癸酉季孫

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

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註杜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為卿故也鞏齊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註杜穀梁曰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 安馬宗璉云張華博物

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註杜未同盟而赴以名 庚寅衛侯速卒註杜宣十七年

據傳庚寅九月七日取汶陽田註杜晉使齊還魯故書取 冬楚師鄭師侵衛註杜重

不書不親伐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註杜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

註安正義或以為於時兵將嬰齊為主蔡許為王左右諱屬嬰齊則二君卑於嬰齊何由得與公敵衛案傳云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既以失其位沒

二君不書若又有二君不貶嬰齊會公是春秋無定義豈其然乎然則何為不貶嬰齊曰不貶嬰齊即所以貶晉侯也晉為霸主魯衛皆其屬國楚侵衛遂侵魯而晉

畏其眾不敢出師以援之使屬國之君重賂納質以與蠻夷大夫盟罪皆在晉故書嬰齊以貶晉傳於公衡進歸下詳載臧宣叔之言而繼之曰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

也正釋此經書嬰齊也蜀盟諸侯知畏晉而猶與楚置盟罪在諸侯故卿貶稱人傳既詳釋蜀盟所以書人而不言所以獨書嬰齊故於公衡進歸下并釋之但傳釋經

其義易知者多寓諸記事之中與公穀鑿鑿言之者不同故杜不喻耳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

左傳輯釋 卷之十二

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杜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

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

杜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頃公之嬖人盧

蒲就魁門焉

杜攻龍門也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

而封

杜封竟

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杜膊磔也

齊侯親鼓士陵城

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杜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

正義賈逵云殺盧蒲就

故諱不書耳衛索經云伐我北鄙則齊所伐止於北鄙而傳云遂南侵及巢丘遂南侵三字釋所以不書取龍侵巢丘言是二者魯自取之故諱不書賈說是也毛本三

日誤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杜齊伐魯

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碭四世孫甯相甯命子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

師而還將謂君何

杜言無以答君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

如戰也夏有

杜闕文失新築戰事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

杜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

子國卿也墮子辱矣

杜墮見

子以衆退我此乃止

杜我於此止

且告車來甚衆

杜新築人救孫桓子

齊師乃止次于鞞居

杜鞞居

安衛索云齊師乃止則告車來甚衆者齊人告之齊侯也上文云我此乃止而此句繼之云且告車來甚衆文不相聯屬竊疑我此乃止下亦有闕文蓋齊人見

石稷決死殿軍恐其破齊師諫齊侯逐衛師且告車來甚衆故齊師乃止

新築人

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杜于奚守新

既衛人賞之以

邑

杜賞于

辭請曲縣

杜正義大夫判繁纓

以朝許之

杜繁纓馬飾皆

安衛索周禮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

司農云纓謂當冑上禮家說曰纓當冑以削革爲之玄謂纓今馬鞅說文鞅頸也纓也纓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其下飾樊其形樊樊而上屬纓也

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杜器車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杜名位不愆

安

衛索有是名則有是位有是位則有是職有是職則有是

事順名而出民信註信以守器註車動不失信則註安註衡案事順名而出則車服

之是名以出信也註信以守器註車服可保註安註可得而守矣衛人許仲叔

子奚以軒懸繫纓是特假之器耳未假諸侯之名也而仲尼名器並言者器註器以

必隨名假器之害與假名同故並言之非謂衛人假于奚以諸侯之名也註禮即所以行義也

藏禮註表車服所以註禮以行義註尊卑有禮註安註衡案禮因義而制行

義以生利註則得其宜註安註衡案義利之和也註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

於新築不入註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

卻獻子註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註晉侯許之

七百乘註五百人註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註城濮在僖

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註不中為

請八百註疾也肅速也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聽教肅給是也才具敏捷則可以勝敵故曰

乘許之註六萬人註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註范文子註安註阮元云石

與本岳本足利本作佐上軍案四年傳尚云士燮佐上軍至十三年傳始云士燮將

上軍此不得為將明矣衡案下文士燮對晉侯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注云荀庚將

行則其所據本作將上軍苦作佐士燮本職杜何言代也釋文正義亦不言有異文

則唐以前無作佐上軍者蓋荀庚不出士燮攝將以行故言將耳文七年令狐之役

上軍之將箕鄭居守荀林父以佐率上軍傳云荀林父佐上軍不言授則佐獨率其

軍亦有不攝將者蓋石經據下文庚所命也及文七年傳改將為佐而諸本註樂書

將下軍註代趙註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

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

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註杜註不欲使韓

地註安註衡案將佐和睦所以勝也傳載之者見勝敗決於註師從齊師于莘註杜註齊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註靡笄註安註衡案史記索隱曰齊侯

使請戰日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註杜註詰朝

對註平旦

左傳卷之二十一

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註杜國大

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註杜與

也掩安衛案與廐役師戰士也晉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註杜言自

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

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註杜築擔

夕矣半羊下括毛萇曰雞棲于杙為築括至也築與揭音義同廣雅揭揭皆訓舉楛

即擔字楚辭哀時命負擔荷以丈尺兮王逸注云背曰負荷曰擔揭皆舉義故杜

讀築為揭而以擔訓築石以投人即舉石以投入也禽之而乘其車註杜

既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者車擊桑本

石同故傳不單言桑而言桑本矣傳詳載固與齊侯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註杜

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鞏郟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

御郟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註杜姑且也

斷也不介馬而馳之註杜介甲郟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註杜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

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註杜張侯解張也朱

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汗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

識之然子病矣註杜以其不識安衛案言我勞如此子豈識之然子乃白為

故云子豈識之非謂以病故不識已勞也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

之可以集事註杜殿鎮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

兵固即死也註杜擐貫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

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註杜晉師從安焦循云援為引謂牽持而引之枹

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即所以助之也衛

案援取也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物在我旁引而取之謂之援援琴而彈之屬皆

然若直訓引義不可通郟克病不能鼓故張侯取其枹而鼓之耳知張侯獨鼓之者

鼓樹枹後郟克必右手執枹向車左鼓之張侯左手執轡必向車右鼓之是二人對

左傳卷之十二

立也二人對立左人以右手牽持右人之右手以擊在後之鼓勢甚
不便時卻克病甚不必燃其廢職故知張侯獨鼓之也餘焦說得之
逐之三周華不注註杜華不注山名顧炎武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
東北下有華泉衡案釋文不字無音小雅

常棣鄂不韡韡鄭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此不當讀為柎
子輿韓註安衡案石經作且諸本作且錢大昕註故中御而從齊侯註杜居申
厥父註安云夢必在夜作且義為長今從之

者自非元帥御者註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
皆在中將在左

之非禮也註杜齊侯不射其左越于車下註杜越隊射其右斃于車
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註杜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

使立於後註杜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註安衡案手方執韓厥俛定其右註杜俛俯也右
故射仆車中故府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註杜居公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
杜讀為棧故云士車此訓卧車為棧

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

而及註杜為韓厥所及丑父註安顧炎武云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病註韓厥執
繫馬前註杜繫馬絆也執之註安惠棟云說文引作馮從馬口絆其足讀若輶減
今本化為馬又別出繫字繫當為行文衡案臧據古文立說故

加璧以進註杜進觴璧亦以示敬註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
陷入君地註杜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註下臣不幸屬當我行無所逃隱

我士註杜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敢告不效攝官承乏註杜
言欲以己不效攝承空之從君俱選

又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

為右載齊侯以免註杜佐車註安鄭玄云朝祀之副曰佐韓厥獻丑父卻

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
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乃免之齊侯免求且父三入三出註重其代也故三

帥退入于狄卒註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

出齊師絕句以帥退絕句前云三入八晉師也三出出晉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明

上之出為出晉師傳文本自明白杜云齊侯輕出其眾其眾二字解齊師二字於出

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政及周禮春官車僕輕車之倅注云輕車所用馳敵致師

之車也釋文亦云遣政及然則此輕出之輕即用輕車之輕鄭引馳車千乘明輕車

文選西京賦灑輻輕驚辭綜注云馭車欲馬疾以箕標於輻使有聲馬疾解輕驚是

輕者輕銳疾馳之意蓋是時齊師有退心故齊侯疾馳出於眾之先以率引鼓厲眾

之欲退者既三出晉師仍不肯退而進入狄師又入衛師傳以帥退二字明齊侯之

銳而注以輕字厲字明之可謂精矣劉光伯讀每出絕句齊師以帥退絕句謂齊師

因其主帥退遂不願齊侯致齊侯入狄卒此於傳文不達亦不合情事不及杜速甚衡

案傳於出上言每出以每出為即上三出故每出絕句不知不出齊師不能入晉師

齊侯三入晉師則必三出齊師故傳言每出每出在三入之前三出在三入之後劉混

而一之且齊師下屬為句帥退二字不可通焦疏通杜注以駁劉說洵是但不辨傳

所以言每出故特詳之齊侯入于狄卒入于衛師亦以求且父

也杜不言者蒙上可知也重有遲意則輕有疾意固其所也

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註衛侯皆共免護之

遂自徐關入註衡案是利本經注古本石經十行本作徐

人不疑其貳指冒

之恐誤傷之也

與之盟於徐關是

也本或作齊關非

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註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

辟女子註杜使辟君也齊侯單安陸榮云辟義如周禮司寇前王而辟讀作關

還故婦人不辟之註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早避尊也

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註杜銳司徒主

荀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註杜言餘人不乃奔註杜走辟

有禮註杜先問君後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註杜辟司徒主

竅註杜石竅邑名濟北盧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註杜丘與馬陘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註杜媚人國佐也甌玉

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註杜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註正義鄭

卻克伐齊報婦人笑已也意謂夫人在笑中故必

欲冀以辱之其剛復無禮如此范宣子所以早老也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敵註杜使壘敵安

衡案周禮遂人職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

有賧百夫有恤恤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

左傳傳解

卷之十一

左傳傳解

左傳傳解

左傳傳解

有路以達于畿鄭注云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溢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南
北為從東西為橫遂受畝間之水南畝而遂從則所謂南畝者畝在南頭畝在其北
皆東西行畝畝相間以終一夫而遂南北行受畝間之水然則東其畝畝在東頭畝
在其西皆南北行晉在齊北盡東其畝則兵車南行不礙其輪故下文云唯吾子戎
車是利杜云使壘
畝東西行失之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

若王命何杜言違安正義先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親其類今輕慢其母不愛同類即是違王命也且是以

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杜詩大雅言孝心不之者又類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

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杜賜同類不以孝德類善也善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疆界也物土之宜播殖安陸祭云物猶後傳物土方之物相也相其土之所宜也周官載之物各從土宜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淮南子云欲知地道者物其樹惠棟云物讀如既夕禮冢人物上之物鄭氏云物猶相也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杜詩小雅或南

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杜晉之伐齊循難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

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杜闕失四王之王也杜禹湯文武樹德而

而濟同欲焉杜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杜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周伯齊桓晉文安正義鄭玄云天子

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衛鞅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似指周代為霸者故後儒多求之周或云齊桓宋襄秦穆晉文莊或去宋襄加吳闔閭今詳考之宋襄暗昧一戰輒敗殆亡其國安得稱霸秦穆僅霸西戎未嘗據諸侯以伐諸侯也楚則據諸侯以伐諸侯矣似可稱為霸然莊卒於魯宣十八年距此雖二年疑國佐未遠數之為五

霸如閻問此時未生其謬不待辨姑依杜說又案伯爵也天子賜侯伯爵以長諸侯故曰伯爵霸月生明也天子位力俱備譬猶日五伯有力而無位譬猶月比比之月

生明稱為霸耳若伯爵同義恐不得言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役事安陸祭云役猶命供役使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杜疆竟孟子小役大許曰布政

優優百祿是道杜詩頌殷湯布政優和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杜言不能為不然杜許不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

杜戰而曰犒，為孫辭。

陸祭云不然言。

不如是也，衡案言如子所言，實不優和，而自棄百祿耳。於諸侯何害焉？我竊為子惜之，故為一言之，苟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別有辭在矣。何必多言。

之震，師徒撓敗。

杜震動撓，曲也。

陸祭云，文六年傳，何震之有注，震威也。

吾子惠，徼齊國

之福。

安衡祭，微也。福祭肉也。

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

杜燼，火餘木。

背城借一。

杜欲於城下。

復借一戰。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杜言完全之時尚。

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

安也。衡案若讀如若有保衡之若，言今如此不幸，則唯從晉所命也。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杜諫，卻也。

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雖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

杜謂，魯也。

我亦得地。

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

杜謂，齊也。

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

杜齊，服則難緩。

杜賦輿，猶兵車。

安衡案，賦輿即上文與師也。賦謂戰士，輿謂將輜重，供薪水者其

長曰：與帥見於下文，又有輿尉，餘互詳於上與師下。

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於設若固矣。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杜藉薦復，安阮元云，闕本監本藉下衍於字，陳樹華云，一本無若字，宜作一本

無於字也。衡案既言苟不必言若，無若字似長，阮據所見之本疑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

杜晉師，不書史闕。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杜三帥，卻克

士變樂書，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

司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杜安，惠棟云，司馬司空軍司馬軍司空也。與帥領其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杜安，正義劉炫云，用蜃炭者，用蜃亦用炭。陸祭云，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

燒為灰者，周禮蜃物猶灰物，灰物謂燒可為蜃之物，互物蛤蠣之屬，互物之外，猶有

馬用人，從葬。

杜安，正義劉炫云，用蜃炭者，用蜃亦用炭。陸祭云，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

燒為灰者，周禮蜃物猶灰物，灰物謂燒可為蜃之物，互物蛤蠣之屬，互物之外，猶有

空皆大夫，與帥主兵車，侯正主

杜安，惠棟云，司馬司空軍司馬軍司空也。與帥領其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杜安，正義劉炫云，用蜃炭者，用蜃亦用炭。陸祭云，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

燒為灰者，周禮蜃物猶灰物，灰物謂燒可為蜃之物，互物蛤蠣之屬，互物之外，猶有

物之微令，則灰炭二者不同。孔疏謂炭亦灰之類，非也。衡案凡經傳言蜃者，皆謂既

燒為灰者，周禮蜃物猶灰物，灰物謂燒可為蜃之物，互物蛤蠣之屬，互物之外，猶有

燒為灰者，周禮蜃物猶灰物，灰物謂燒可為蜃之物，互物蛤蠣之屬，互物之外，猶有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燒為灰者，周禮蜃物猶灰物，灰物謂燒可為蜃之物，互物蛤蠣之屬，互物之外，猶有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燒為灰者，周禮蜃物猶灰物，灰物謂燒可為蜃之物，互物蛤蠣之屬，互物之外，猶有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燒為灰者，周禮蜃物猶灰物，灰物謂燒可為蜃之物，互物蛤蠣之屬，互物之外，猶有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可為廢之物故云廢物也炭即為薪亦能禦濕燒廢唯能為灰不能為烏薪注謬
重器備註杜重猶安正義士喪禮下多也
樽有四阿棺有註安篇陳明器云用

翰檜註杜四阿四柱樽也翰旁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

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註杜謂文

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註杜若言何九月註杜

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註杜師還過衛故因予之

衛人逆之註杜逆於門外婦人哭於門內註杜喪位婦人

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註杜此葬行安顧炎武云以喪禮有進無退

楚之討註杜

陳夏氏也註杜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

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註杜周書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

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

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註杜子蠻鄭靈公夏

殺御叔註杜御叔夏姬之

殺靈侯註杜陳靈公也戮夏南註杜

喪陳國註杜楚滅

何不祥如是人生

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註杜言死易得無為安衡索人生實多患難若取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

邲不獲其尸註杜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焉註杜黑要襄

巫臣使道註杜

焉曰歸吾聘女註杜道夏姬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註杜襄老

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註杜屈巫對曰其信知營之父

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註杜知營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營

新

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

註杜愛知營也

其必因鄭而歸王子

與襄老之尸以求之

註杜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

鄭人懼於邲之役而

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

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

註杜聘夏姬

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

之役

註杜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

註杜

室家安謂家人及財賄

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

註杜叔跪申叔

註杜

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

也

註杜桑中衛風

安王念孫云宜殆也衛桑玉篇宜當也合當然也合當然意與

行註杜幣聘物也

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

因郤至

註杜至郤克

以臣於晉晉人使為刑大夫

註杜

刑晉子反請

以重幣錮之

註杜楚錮勿令仕

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

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

註杜蓋覆也

且彼若能利國

家雖重幣晉將可乎

註杜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

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乎

註杜武子士會

註安衡業為猶謂也

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

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註杜知其不益已禍

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

之有焉

註杜郤伯

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變何力之有焉

註杜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

變何力之有焉

變何力之有焉

曰變之詔也土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註杜

詔告也變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

所以能勝齊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

杜在宣十年八年

公即位受盟于晉杜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杜聘不

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

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杜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

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杜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

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杜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

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杜閔民已責杜棄通責

逮鯨杜施及老鯨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

左許靈公為右杜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冬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杜公賂之而退使臧孫往杜臧孫宣辭

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杜不敢虛受楚侵

及陽橋杜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杜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

鍼織紵杜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紵織布者皆百人公衡為質杜公衡成以請盟

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

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

杜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價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

價盟杜價之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杜乘楚王車為左右則

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安衡案諸侯亦稱人隱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是也將車將在中蔡侯許男乘楚車為左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

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

暨杜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暨息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

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杜宴樂安衡案宴安也或云宴如字謂不與公宴未

是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註安衡案之字指國猶日

有任是夫國棄矣註杜居辭也言後人

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註安衡案本或

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註杜大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註杜式用

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畧註杜兄弟同姓國甥舅異

而巳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註杜告伐事而

今叔父克遠有功于齊註杜淫匿謂就掠百

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註杜告伐事而

今叔父克遠有功于齊註杜淫匿謂就掠百

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註杜鞏

又奸先王之禮註杜謂獻

余雖欲於鞏伯註杜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其欲受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

稱爵以接鄰

也王畏晉故私

也三吏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

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

稱爵以接鄰

也王畏晉故私

也三吏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

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

稱爵以接鄰

也王畏晉故私

也三吏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

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國非也安衡案一年不可分係兩君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父死明年正月即位禮也註改元稱爵禮也然葬者喪紀大節未葬殯在正寢雖經年彌月服斬以哭也鄰國相伐則不可但春秋諸侯事霸者如事王蓋亦不得已耳 辛亥葬衛

穆公

註無傳

二月公至自伐鄭

註無傳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安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乙亥葬宋文公

註無傳七月而葬緩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

註無傳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註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大雩

註無傳以安衡案蓋過時書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

註赤狄別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

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安正義上言來聘盟又不地盟於國都公親可知

故不 言公 丁未及孫良夫盟

註先晉後衛 鄭伐許

註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畧

遂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註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

東侵鄭

註晉潛軍深入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

註公子偃穆使東鄙覆諸鄭

註覆伏兵也

安衡案覆有兩義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伏兵也鄭人覆之伏也言兵伏於野鳥飛其上見之而驚散也戰駭者覆也言潛兵行山林間掩我不意戰過之而駭走出山也魏武解為小伏大伏非杜蓋襲其誤耳 敗諸

兵輿

註鄆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

皇戌如楚獻捷

安衡案石經宋本岳本如此戌本或作戌阮元云

凡人名衛公叔戌之外皆作戌亥之戌是也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註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

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

尸于楚以求知營

註邲之戰楚獲知營

於是荀首佐中軍矣

註邲之戰楚獲知營

於是荀首佐中軍矣

註荀首知營父

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營曰子其

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

釁鼓

註以血塗鼓為釁鼓

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

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

註紓緩各懲

其忿以相宥也

註宥赦也

兩釋纍囚以成其好

註纍繫也 二國有好

左傳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十五

臣不與其誰敢德杜言二國本不為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

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

穀對曰以君之靈安衡帝靈猶寵也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杜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杜

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杜

許戮而使嗣宗職杜嗣其祖宗之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

雖遇執事杜遇楚將帥其弗敢違杜違辟也其竭

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

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

僑如叔孫得臣子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杜宣十五年晉滅赤狄

路氏其餘民散入安是赤狄之餘衛案劉說是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杜尋宣七年公問諸臧宣

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杜下齊召南云晉三軍將佐

故云位在三以下文大國卿有上中下言之正應是中卿耳杜注言是下卿孔疏言

第三猶為下卿則其餘皆下卿然則晉六卿惟中軍將為上卿其中軍佐即中卿也

衡素宣叔云衛在晉不得為次國則以為小國矣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是荀

庚與孫良夫名位正相當未知孰當先故下文斷之曰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若是中

卿孫良夫降於荀庚一等其當先荀庚甚明宜叔不必言晉為盟主注疏是也大國

三卿晉以三軍將佐為卿故六卿然未敢顯然與天子同其制故以上三人分上中

下其餘皆為下卿齊未達此義故以為中卿耳中軍之佐貴於上軍之將其文見於

此天子六軍六卿帥之經傳不言其佐蓋以大夫為之晉以三軍佐為卿亦非古法

也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杜降一等小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

夫杜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杜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

左傳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杜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

先之

杜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

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

晉作六軍

杜為六軍借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

為卿賞鞏之功也

杜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

軍

安衛案天子六卿晉於是遂置十二卿是不啻借王乃起而軼之傳

齊侯朝

于晉將授玉

杜行朝禮

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

也寡君未之敢任

杜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脩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

晉

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

杜

我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

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

也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

安王引之云玉篇諸裝衣也字或

作褚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褚說文繫傳曰褚衣之縻也集韻曰褚縻也縻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曰褚畜也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故

鄭賈人欲寘荀瑩於褚中以出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相類也

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

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杜傳言知

左傳輯釋卷十二終

